

在池河桑田，偶遇童年

李春平

劳动者的使命永远是劳动。五一节，是一个承载使命的节日。听说石泉县池河镇举办桑椹采摘活动，便约上三五好友，迎着清晨舒适的凉风，驱车直奔池河而去。从安康上高速，四十分钟后进入池河地界，沿途全是新道，两旁尽是透绿，穿低山，绕丘陵，过农田，几弯几拐，几曲几直，便到了明星村。

一路所见，明星村里，每户农家都是明星之家，室内窗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每个村民都有明星气象，无论大人小孩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活力四射。客人去了，全村上下都会把你当明星款待。进了明星村，人人是明星。我们去了，自然也要过一把明星瘾。没办法，他们热情好客。喝桑椹原汁饮品，吃桑叶炒菜，看养蚕机器人，不亦乐乎。

池河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名字。池，为水停之处。河，为水流之态。一静一动，合为池河。池河是比较平缓，落差很小的河流，舒缓而温婉，无大浪，无险滩，静水浅流，一副悠然自得之态。川道地貌决定了池河的走势，也决定了良田美景的维度。所以，一进村子，便是高低起伏的小丘陵，满眼是铺天盖地的碧绿。绿在脚下，绿在四周，远远望去，视线到了尽头，绿却在无限延伸。我禁不

住对同行的一个朋友说：“我们走进了散文里。”

按《诗经》的说法，此时正是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”的时节，孔子则喜欢邀约一群学子到河边洗澡，然后叽叽喳喳“咏而归”。明星村的山野由各种不同的植被组成各种不同的绿色板块，桑树是妆扮绿色的主角。村上给这里起了个富于历史感的名字，叫“沧海桑田”。这里有两千多年的兴桑养蚕历史，是中国古老的蚕桑之乡，演绎着农耕文明的历史长剧。胡适说：“拿证据来！”在一个不经意间，一枚千年“鎏金铜蚕”在这里出土了，锄头之下，黄土之中，将一个民族的蚕桑秘史昭然天下。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从此出发，铁证如山。那时候，先民们的房前屋后，大都种有两种植物，一是桑树，供养蚕之用。二是梓树，为观赏植物。游子归来，远远地看到桑树和梓树，就看到了家，看到了故乡。所以，“桑梓”后来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。这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文化遗产，成为后世文人笔下常见的语言瑰宝，饱含了万千游子的无尽乡愁，绵绵不绝，幽幽怨怨，写下了无数思乡怀旧的咏叹调。

一位漂亮的采桑女把我们带进了桑田，并给每人发一个小篮子，专供采摘之

用。这里的桑树比我平时所见的桑树要矮小一些，大抵在一米八左右，正好与高个子并齐。枝头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指头大小的果实。突然觉得，这哪里是桑田，简直就是果园。树上的桑椹不是同时成熟的，通常是半青半黑，陆续成熟，陆续采摘，表现出一种递进关系。肥硕的桑椹在阳光下反射出黑色的光泽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想吃，又怕人家笑话。不吃，又觉得违背了自我意志。看看旁边的朋友，人家采摘下来往篮子里放，我却是一颗颗全丢进了嘴里，自然顾不上清洗了。这里叫“天空之镜”，“镜”“净”谐音，不用清洗也是有道理的。

回想小时候摘桑椹，根本就没有清洗的意识。在田间地头，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桑树，桑椹变黑的时候，小朋友们都会去采摘桑椹，那些桑椹颗粒微小，通常是圆的，稀稀拉拉地生长着，这里几颗，那里几颗，每颗都是我们眼中的美食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从浓密的桑叶中发现一颗又大又黑的桑椹，那简直就像发现了珠宝。因此，我们在寻找桑椹的时候，通常会把一眼能看到的桑椹采摘下来，然后拨开层层树叶，去洞见那些被遮蔽的果实，隐秘处往往暗藏着不小的收获。别人没看到，我看到了，便喜不自胜。如果是比较高大的桑树，高

昂的枝头直指蓝天，上面挂着一颗黑色的桑椹，我们会爬上树去，拉弯树枝，费尽全力把它采摘到手，直到咽入腹中才算安心。若是高高的枝头上还有许多尚未成熟的果实，那一定会将它牢牢惦记着，估算着它成熟的日子，在某一个放学的傍晚，趁同学不备，我会独自上树，悄悄将它采摘下来。路过小溪的时候，再把一双黑手洗一洗，就可以坦然回家了。

于我而言，在“沧海桑田”偶遇童年，是一个意外之喜。童年早已远去，过往不会再来，但依然可见童年时代的慢镜头回放，这应该是对今非昔比的现实回应。童年是留不住的，留住现在就好。桑树下的怀想与“沧海桑田”的历史感在脑海里对接，对话，对峙，在一个巨大的时空跨度里，内心翻江倒海，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。“天空之镜”下的桑田，映射的是一个新农村的时代镜像。这个镜像中，有历史感弓的脚步，有乡村振兴的光影，有时代进步的轨迹。这就是我们眼下看到的真实场景。

所以，当我拎着一篮子新鲜桑椹回家之后，我给朋友发去短信：“今天五一，不虚此行。”



乡间溪流

李剑平 作

第 1441 期

瀛湖

搀扶

朱清兵

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
我们都是踉跄前行的旅人
需要一双温暖的手来搀扶

当暮色降临，老者步履蹒跚
一只稳定的手伸向颤巍巍的肩膀
那是对生命尊重的礼赞

在风雨交加的人生路口
心灵疲惫，目光迷茫
一句轻声的问候，一个坚定的搀扶
让希望重新燃亮
搀扶是一种无声的语言

它传递着爱，诉说着关怀
从幼童学步到白发苍苍
每一个阶段都渴望被搀扶
这动作背后是信任

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
做那个愿意伸出援手的人
用这简单的举动让世间更温暖

满江红·归故乡

陈彦华

豪情万丈，归故乡，满腔热血。放眼望，一草一木，情意深切。六十甲子少年梦，征程万里未泯灭。从头起，兴办科工贸，报情结。
家乡月，尚有缺，离别苦，更为烈。筑高楼，恭迎百凤兴业。植物富硒惠全球，女婿故里迎远客。人如潮，世界打卡地，万民悦。

平哥

危才军

冬月十一早上，我们把平哥送上山，让他入土为安。寒风凄厉，白雾茫茫，路上，树上，枯草上霜凝如雪，踩上去，粘黏湿滑，用手摸，冰冰凉。

没有阳光，没有鸟儿，一片寂静。我们的锣鼓、唢呐声传得很远，这些零星的房屋，这几条沟沟坎坎，在哀乐声中更加的寂静。送葬的队伍，前面是花圈，中间是躺在棺材里的平哥，被人抬着，后面是亲友，来送最后一程。

平哥是我本族家门中的一个哥哥，六八年的猴。在江西的一个工地上，开渣土车，在倒车倾倒渣土时，连人带车后翻坠落，生命的逝去，可能只是几秒钟的时间，人生无常，在突发事件面前，生命是多么脆弱渺小，无力无助。

家族中的明哥和几个至亲到工地处理后事，经过十多天的协商，拿了一笔抚恤金，同时把平哥的遗体拉了回来。

平哥只比我大几个月，上小学时，我们同班，在几十年的交往中，自带一种亲近感。小学毕业后，平哥就进入社会，拼搏人生，先是开手扶拖拉机，再开小四轮，然后是嘉陵、方圆、东风，平哥的创业始终与农村货车的更新换代紧密相连，再后来开了一个碳厂，把我们当地的石灰碎成鸡蛋大小的个头，走进千家万户的碳炉子。

那几年，平哥起早贪黑，风雨奔波，发家致富，生了两个儿子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；再后来，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，平哥完成了人生的大事。

夏秋之交，刚哥组织聚会，在酒桌上，推杯换盏之间，我对平哥说，我们俩单独喝一杯，平哥说为啥，我说就凭我们俩上学时，你抄我作业，我们也要喝一杯，喝完，平哥把酒满上，说我俩再喝一杯，我还可以，平哥说，我上学的时候学习还可以，你莫光说我抄你作业，说

不定你也抄过我的作业。

喝酒过后没多久，平哥就出门到江西打工去了。

平哥少言寡语，半天不说一句话，很多时候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他说怕自己不会说话，不经意间就得罪人。平哥虽然话不多，但做事踏实，乡里乡亲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他是眼里有活，收拾桌椅板凳，物品规整摆放，冬天帮生火，夏天弄电扇，不用支派，不言不语的就做了。村里人都说：“平哥这人，实在，靠得住。”

实在人走到哪里都讨人喜欢，平哥在工地上干活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活干的利利索索，从不给人添麻烦。

平哥的丧事在老房子办，老房子紧邻公路，在公路的另一边是几颗高大的白杨树。小时候，我们到堰沟河摸鱼搬螃蟹，每次走到这里，都要在白杨树下游一阵，看树上的知了。那些大树知

了，叫声洪亮，穿透力极强，在夏日灼热的阳光里盘旋回荡，我常常想，要是能捉一只，该多好。后来再长大一点，到堰沟河拉石炭，每次走到这里，都要在白杨树树下歇一阵，靠在白杨树身上，看白杨树满身疤痕印印，恢复了体力，拉着装满石炭的架子车，继续走。

几十年过去，沧桑风雨在这几棵白杨树身上刻下了更多的印记，树也粗了好多圈，遒劲挺拔，古柏嶙峋。我们在树下烧纸钱，放鞭炮，烟雾掺杂着哀乐，似真似幻，把老屋和几棵白杨树包围起来，只是冬天的树上，全然没有知了的踪影。

只半天时间，垒起一个土堆，砌一面石坎作为坟头，平哥安睡在老屋侧面的半坡上。

一朵雪花飘入水面，一片树叶落入深林，一只惊鸟飞入黑夜。平哥走了，平哥什么也没留下——似乎，平哥又留下些什么。

妻子自从退休后经常开车陪我回乡下的老屋，六弟一家仍然在乡下住着。他们一家种了些蔬菜，吃不完时就打电话让我们回去摘一些带回城里。妻子吃了乡下自种的菜后，就觉得超市的菜看起来好，但菜的原味寡淡，于是经常约她的闺蜜到涧池、蒿坪、蒲溪、马池去买农民自己种的菜，有几次都扑了个空。他说，怪了！上次去街上卖菜的人不少，今天一个都没有。我说，小集镇逢场人才多，平时是没有人卖菜的。

我们老家把赶集叫赶场，一般半个月一大场，五天一小场。那年农历三月的一天，母亲和二姐起了个大早，在自留地里把成熟的莴笋和蒜薹摘了一大背篓，又取了一个提篮，找了些谷壳子，在提篮里铺一层谷壳子放一层鸡蛋，再厚厚铺一层谷壳子，再放一层鸡蛋，因为怕鸡蛋碰破了，所以谷壳子多鸡蛋少。母亲放的时候数了个数，让我记住，害怕卖的时候我粗心，没把谷壳子里的鸡蛋掏干净。我和二姐草草地吃了一点早饭，换上出去见人的衣服就出发了，她背着背篓，我提着提篮。

对于这次赶场，其实我是不愿意去的，因为我已经上初中了，害怕在街上遇到城里的同学，那时觉得蹲在街上卖东西有伤脸面，我多少有些怕丑。然而，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母亲身体也大不如从前，我二姐十八九岁，我十三四岁，但家里男孩我最大，家里已经维持不了正常运转，只好硬着头皮和二姐去赶场。

出门走不多远，就有本村的人也去赶场，于是就凑到一块走。走过火车站便是通往集镇的大路，人陡然多了起来。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到这条路上，背上背的、肩上挑的、手里提的都是农副产品，像一条河流向集镇方向流去。偶尔有家在农村但在公社工作的人，骑着加重自行车，多远就叮当叮当按着铃铛，如我一样赶场的农民其实都很自觉的沿路边走，并不存在把路挡住的情形，按铃铛是炫耀他的优越感，为了显得惹眼，他还把自行车前后轮辐条上绑两个彩色的毛圈，在乡村路上昂着头飞速驰骋，如同踩着两个风火轮特别狂风。

走到集镇后的马路上，那里已是人山人海，那里是卖竹木材和竹木制品的地方，有刚编好的背篓、蓆蓆、算箕、筛子、锅刷子等，蓆皮都还是青的，有木脚盆、木靠椅、木板凳、都用桐油刷得发亮，还有把檩条和椽子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卖的。再往前走主要是卖与火相关的，地上摆满了粮食、各种新鲜蔬菜、腊肉、大公鸡、鸡蛋、粉条、挂面、豆豉、豆腐干、血豆腐干、花生等，这里是最热闹的，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，还有在街边摆摊打饼子馍的，现打现卖，也有弄了个煤油炉子煮甜酒鸡蛋羹的，饼子馍5分钱一个，甜酒也是5分钱一碗。但买的人很少，只有卖的钱多且带着小孩才会买一个馍或一碗甜酒给小孩吃，大人是舍不得花那个钱的。

走过那一段便是百货公司、供销社、收购站，百货公司主要是卖布匹、毛巾、鞋子、被单、衣服、裤子，还有便宜的钟表。供销社主要是卖煤油、食盐、酱油醋、饼干、点心、金果、水果糖之类的。收购站主要收购中药材，龙须草、棕之类的东西。再往前是五金店，卖木匠用的钉子、合页、门把手、斧头、锯子、推刨子、凿子，还卖锄头、镰刀、砍柴刀、八磅锤、钢钎等。最后一段是卖柴和猪的地方，卖猪必须有猪仔子，猪仔子袖筒特别长，先是把卖家的手放在袖筒里捏一捏，再把买家的手放在袖筒里捏一捏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只是点头和摇头，如是三番五次有一方点头了，就算成交了，当然猪仔子是要收取中介费的。

逢大场时偶尔也有河南、安徽的人过来玩猴戏和杂耍，这就比平时热闹一些。最热闹的是有小偷混进来的时候。那时大家都很穷，所以警惕心高，往往小偷刚动手就被发现了，随着一声喊小偷拼命地跑，买东西的后生们让旁边的人把东西照看着，疯狂地追赶，经过众多的好心人围追堵截，小偷多半会被众人揍一顿，打几下小偷就躺在地上不动了，大家害怕出人命就算了，小偷悄悄摸出几颗药丸塞进嘴里，据说是特效跌打丸，一会儿满血复活就一溜烟跑了，又到别处开展“业务”去了。

到中午的时候，赶场的卖完了东西再去买布匹、煤油、食盐、镰刀、砍柴刀、火柴等生活必需品，装在卖东西的背篓、箩筐里，再去找一块来的人，约在一起高兴往回走，遇到别的沟里的熟人也热情地打招呼。一路上东家长西家短的开始聊天，有时儿女的婚事就这么聊出了黄瓜蒂蒂，随后托媒人上门说媒。

关于赶场的记忆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岁多的时候。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，父亲挑了满满两箩筐红薯，母亲背了满满一背篓干花生，手上还提着用棕叶子兜住的两只大公鸡。临出门时嘱咐三姐管好我和五弟，五弟还不到一岁，需要三姐抱着，我趁着三姐不注意就沿着门前的大路追到了赶场的父母亲，父亲怪我不该撵脚，随手在路边找了一根树条，劈头盖脸地把我抽了一顿，奈何再打我也不后退，他只好叹口气算了。母亲只好背上背着沉重花生，左手提着两只鸡，右手拉着我往集镇走。到街上卖完东西后，父亲就到公社办事去了，母亲从卖东西的钱里取出一毛钱，买了一大把煮熟的板栗，她摸着我爱脸上的红印子，问我痛不痛？我说不痛！她把我抱在怀里，把我的头贴在她脸上，眼角的泪水流到我伤口上有些扎，最后一颗一颗剥好喂我。

最后一次赶场，是我高中毕业考上学以后。家里为了筹集我上学的路费，让我二姐把地里的辣椒、豇豆摘了一大背篓，把攒的鸡蛋悉数取出来，又让我搭梯子取了几块腊肉，我二姐背篓，我背鸡蛋和腊肉，走了十几里到镇上去卖，刚摆好就来了一个人要买腊肉，我一看是上小学时的班主任，因为过了六七年了，我已从小孩变成了大小伙，老师并没认出我，他问价钱时我紧张得没法开口，还是二姐接过去话茬为我解围。卖完我的东西后，二姐领我到百货公司给我买了一双白色运动鞋，我带到学校穿了好几年，穿烂了也舍不得扔，直到毕业离校时才扔掉。

此后，我出门求学，后来分配到城里工作，再也没有赶场的经历。如今，我经常陪妻子到老家镇上和周边集镇赶场，主要是去买农民种的吃不完的菜，这种菜虽然卖相不太好，但没打农药，大多是本地品种，菜的原味足，有时还能买一些不常见的野菜。当然，更多是出于“味觉”游，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，比如涧池烩面片，虽然安康也有，但没有原产地好吃。还有就是去感受集市的氛围，聆听乡音土话，回望父母的艰辛，咀嚼镌刻在内心深处的亲情。

双井

李永明

一对古井沉浸了数百年风光岁月，井水依然清甜甘冽，也从未干枯过，井水滋养着当地村民的生活，当地百姓信仰于水，敬奉于井。

阳春三月，行走在花海浪漫的汉滨区张滩镇双井村，我对这一对古井的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这对古井何时修建，当地人无从知晓，说是祖辈流传下来的，古井有500余年的历史。

旧时候这一带干旱缺水，村民们为水吃尽苦头，望水兴叹。这里地处汉江边缘，水资源充沛，水层浅而旺盛，修建古井造福当地百姓，福泽后人。大户们你捐一点他捐一点，村中的热心人也掏钱打井，两口古井便建成告竣，开启了水润生活的好日子。这两口古井有人称之为“夫妻井”“姊妹井”，无人考证过。

两口古井之间的距离百余米，两相遥望，在缺水少穿、十年九旱的岁月里，两口古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村子里的杨姓众多，古井修在村民的家门口上。杨姓是当地的大家族，为人仗义，宅心仁厚，每天上门挑水的人络绎不绝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不分本村外村，从不为难外人家吃水。有几年干旱严重，大小河流干枯断流，村民无水可吃。上村近邻的村民都知道双井村有两口古井，每天有千余人涌到这里挑水吃，木桶塑料桶排成长龙。德高望重的老人守在井口边让外村人排队挑水吃，大伙儿不爭不抢相互谦让，有序挑水。古井的周围满足乡亲们的水桶、扁桶、脸盆，凡是能盛水的家伙都派上了用场，咯吱吱的扁担声，乡亲们的笑笑声响成一片，深得外乡人的好口碑。外村人也知恩图报，逢年过节把上好的山货和土特产送给杨姓人家，村民之间和睦相处，称兄道弟，还攀起了亲缘。这两口古井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甘甜，也让小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当地村民说，家乡的古井就是家乡一对水灵灵美丽的大眼睛，见证着家乡的兴衰变迁。为了把古井保护好，当地政府把过去的双井大队、双井革委会改为双井村村委会，饮水思源，孝义双井。村子里每年掏一口井，并将沿周围的杂草除尽，残缺的地方进行修补，并将鹅卵石全铺在井壁上。为了教育后人，双井村还打造了农耕文化长廊，将农耕时代的犁头、风车、弹棉弓、弹棉锤、蓆衣、草鞋、石磨、镰刀等农耕工具陈列在墙壁上，供人参观。尽管这些农耕家具锈迹斑斑，残缺不齐，但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让我们看到了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去与天斗、与地斗改变生活面貌的劳动风采。

如今，古井时过境迁，双井村的人们都吃上了干净快捷的自来水，古井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双井村人民对这两口古井依然情有独钟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古井，用水紧张的时候，村民们都吃古井里的水，夏季炎热的时候，都把啤酒、瓜果放到古井里浸润，吃起来凉爽降温，村民们都喜欢在水井旁纳凉聊天，古井深深融入村民的生活中。

袁朝庆

赶场